

著名填詞人 向雪懷/陳劍和先生

1977年中七畢業生

前言

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年代，當時從九龍工業學校畢業的師兄都已各自在社會上擔任不同的崗位，向雪懷先生就是這黃金年代的其中一位校友。甫得知有機會訪問向先生，心情便興奮起來，那大概是一種同姓三分親的感覺，後細閱其生平，發現原來「向雪懷」不是真名，令筆者不禁若有所失呢。但一想到即將可和「向雪懷」這令人熟悉的人接觸時，心情仍是莫名地興奮的！踏進向雪懷先生的辦公室，還沒有開始訪問，向先生已打趣道：「你們緊記努力點！不要敗壞了師兄們的威名啊！」

向雪懷先生，原名陳劍和，一九七七年畢業於九龍工業學校，是本港享負盛名的歌曲填詞人和音樂製作人，曾先後出任寶麗金唱片有限公司藝員製作部主管和香港BMG音樂出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一九八七至二零零五年為理事及副主席，二零零一年創辦《e個站》(ECD Hong Kong Limited)並出任行政總裁至今，最新作品有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的主題曲《奧運北京》。

求學

向雪懷先生自小生活在木屋區，與父母、五兄弟姊妹住在一個百多呎的家，家中沒有電燈和自來水，每天得擔兩桶水來梳洗煮食。自小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雖然不需憂慮衣食，但對一個小孩子來說，這種生活絕對是不容易的，而且與舒適的水平有一段很大的差距。生活迫人，向雪懷先生根本不敢懷有理想，對未來也沒有長遠計劃，所謂理想，從來都是一件不著邊際以致於奢侈的一件事，能應付生活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經是很不簡單的了。所以，在向先生挑選中學時，一家人沒有為此而過份煩憂



校友陳劍和先生

，父母也沒有從旁建議選擇哪一間學校，就這樣，一個足以影響一生的決定就由一雙十二歲的小手負責了。

向先生一向喜歡寫作，在求學時期，向先生便不時為各類校內活動擔任文膽，並為校內戲劇組編寫劇本。在高中的中文作文考試中，向先生亦經常奪得第一名。天分、自信、興趣，加上後天努力，向先生的語文運用能力有如珠運於掌，游刃有餘。提升語文能力，閱讀是不可或缺的，向先生就是一個極佳的證明。一直以來，向先生都有廣泛閱讀的習慣，科幻、愛情、文藝、宗教，他無所不沾。「中四的時候，我從圖書館借了一本《唯物論》，那是共產主義的一本重要著作。我那時似明非明的把書看完了，沒有深究其精隨。」向先生解釋說，在求學時期課程緊迫，根本沒有太多時間閱讀課外書，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學習上。中四、中五時，也因為要提升數理科目的能力，不得不和同學購買上海復旦大學的數學書來操練數學，佔用了不少閱讀語文的時間。加上家中的溫習環境不理想，放學後他習慣在學校或公共圖書館溫習功課。他憶述道：「那時候，學校在週末也照常開放，讓同學回校溫書，有如此好的安排，我們當然善用了。或許因為學校開放時間長的緣故，那時的學習氣氛特別濃厚。」

校園記趣

說起校園趣事，向先生說印象最深刻的，是早上偷偷走進校園的事。「記得那時候高中

部的圍牆建得不高，又沒有鐵絲網，我們一班同學便在清早爬牆偷進校園，搶先打乒乓球、踢足球。」這些「趣事」在筆者聽來簡直匪夷所思。向先生看見我們的表情，便解釋道：「我們沒有太多玩意，就只有這些球類活動，加上當時校方的管促不算太嚴苛，老師也樂意讓我們活動。」向先生說他們以前非常頑皮，趣事更多得說不清。「記得一次班旅行，老師把一盒餅乾送給同學，由班長保管。怎料到回校上學時班長卻交不出那盒餅乾，大家猜想他可能把餅乾丟了或給弟妹吃光了，總之他就是兩手空空地回校。為此，我們一班同學便寫大字報抗議！」最後「餅乾事件」由老師擺平了，但由此可見當時的九工學生是如何的「頑皮」！向先生補充道：「我們只是愛表達意見，我們從不動粗，只是頑皮，一點也不壞呢！」向先生還說，他們一班同學都很精明，經常一起討論時事，有同學更懂得買賣股票。「我們一方面很懂得玩耍，另一方面也很拼命讀書。」會考成績放榜時，向先生的一位同班同學考獲一優二良，堂堂男兒居然哭成淚人。向先生還笑說當時還真想痛打他一頓。

七年中學生涯中向先生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中六學期終的籃球比賽，由足球隊對籃球隊。賽果比起七月巴西出局更令人意外，足球隊居然以籃球打敗了籃球隊。這件小事在其他同學眼中只是一個笑話，但向先生卻看出另一層意義。「這件事令我聯想到很多事，就是當你以為自己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就，目空一切之時，一個局外人卻很有可能輕易擊敗你。這其實很諷刺，在社會上很多層面也如是，很多比你更優秀的人地位比你低，但卻不代表你非常成功，只是他們不屑去玩這個遊戲。繫記：If they play the game, they play it much better than you。」

工藝出頭天

回想起三十年前的日子，向先生百感交集。「九工是一間很好的學校，校歌也很有智慧，雖然我記不起全部的歌詞，但三十年來那優美的旋律仍然存在我的腦海中。」在九工的七年光陰中，向先生接觸到不同社會層面的人，

學會了很多在其他學校學不到的東西。「比方說那時的木工老師教書前是從事棺材業的，上課時竟然教我們造棺材，如何選擇木材、如何介面等。他們教授我們的方法就是傳統的師徒式教學，他們說話都很精警，不喜歡長篇大論。你想問，他們肯答，你不問，也就作罷。」向先生說當時的校園風氣和制度也很好，能親身經歷九工的黃金歲月他感到很榮幸。「我們的入大學率很高的，接近七成，各大專院校的物理工程系中或多或少也總有九工畢業生的蹤影。」

音樂之路

中七畢業之後，由於父親患病，向先生未能升讀大學。在同學介紹之下，向先生進入了寶麗金擔任兼職錄音室助理，因而正式接觸音樂製作，並對之產生濃厚興趣。不久，他轉職長工，並於晚間攻讀香港理工學院電子工程系高級文憑，過著半工讀的生活。八十年代初期，向先生正式填寫歌詞，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填詞工作。對於為何會成為一名填詞人，他回應道：「不是由我去選擇填詞這行業，而是填詞這行業選擇了我。」向先生最初只是一名錄音室助理，但其寫作才能受人賞識，巨星許冠傑更不時向他詢問對歌詞的意見，並促成他踏上填詞路。憑著中文寫作的天分加上與音樂的緣分，向先生邊學邊做，並擔任製作和管理的工作，成為傑出的音樂製作人。零一年，向先生看準了音樂數碼化將成為未來音樂儲存及傳輸的主要途徑，便與夥伴創立了《e個站》(ECD Hong Kong Limited)，通過電子網絡廣泛傳播華語歌曲，向全世界推廣中國音樂文化，至今其公司業務已遍佈全球，並成為亞太區媒體內容分銷中心。寫了二十多年，那雙手似乎仍然孜孜不倦地為自己的生命填寫更激昂的歌詞。

二十多年的音樂工作，不論是填詞或音樂製作，以至現在處理自己公司的業務，都帶給向先生很大的樂趣和難忘的回憶。但最令他感到自豪的卻是自己能夠親眼目睹本地音樂工業的發展。「我入行時香港的樂壇仍然處於發育期，行業上很多部分都未發展至成形。直至香

港音樂的黃金時代，我有幸能參與其中的音樂創作及製作，並與不少天皇巨星合作並結交為好友，當中的成功感是不能言喻的。」

奧運北京

向先生的新作《奧運北京》是從幾百首參賽歌曲中脫穎而出，成為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宣傳活動的主題曲，究竟向先生對此有何感受？向先生淡淡的道：「最初志偉（曾志偉）致電給我要我寫一首有關奧運的歌詞，由吳國敬作曲，我也不以為意。後來一次到南韓開會，會後有些時間在酒店休息，忽然想起有這麼一首歌，便用了大約兩個半小時去寫，寫好了便傳真回港，卻竟也合時，讓他們送去錄製及參選了，說出來也難以令人相信。」向先生原來由始至終都對參賽一事一無所知的。當開始有本地記者報導此事時，向先生仍一直以為是傳聞，直至有內地報章報導其作品參選成功的消息時，他才恍然大悟。「我從來對參賽一點興趣也沒有，由我寫第一首詞到現在，我也沒有這種搏取獎項或當選的心態。我凡事只求盡力以為，有沒有獎根本不是最重要。」《奧運北京》一詞主要以描述每四年盛開一次的「奧運花」終於在中華民族的土地上綻放的美境，及當國旗升起、國歌播放時，摘冠的運動員心中的激動以至喜極而泣的感人場面。向先生在這短短的兩個半小時，就能寫出中國人成功申辦奧運的喜悅心情以及奧運會中最動人的場面，實在是技藝超凡。

贈言

有幸與向先生一聚，當然不能不談音樂了。有學術界人士指責香港樂壇的泛情歌主義，似乎有鼓吹享樂主義、忽略社會責任之嫌。向先生對此卻持不同意見，他同意現時香港樂壇的確是以情歌為主流，但他請大家不要忘記聽流行音樂的目的是娛樂為主，他認為只要歌曲不破壞社會安定，受大眾歡迎，便算合格了。強行把教育責任加諸其上，似乎不太公平。他又補充：「情歌也可以有意義，愛人或被人愛是人生的必經之路，也是每個人必經的成長階段。況且情歌也有高級貨和低級貨之分，如早前興起的一些自虐式情歌，那些內容是否必須

如此便很值得商榷了。」對於近年來非法下載的歪風極盛，向先生表示，這現象除了反映現代人價值觀改變及本地音樂質素下降外，還道出了市場的需求。「人們這樣做的原因有很多，一來覺得新奇、方便，二來朋輩間都是如此，自己便沒有罪惡感了。無疑，他們的行為是錯的，但單單依靠立法是不能解決問題，最後還是需要商界想辦法滿足市場的需求，例如推行合法下載等。」

訪問尾聲，向先生寄語師弟們說：「大家切勿只把目光放在香港，應該注視世界不同的地方和環境，多出外工作、旅遊。青少年應該嘗試離鄉別井，嘗試不同的東西，接受不同的挑戰，並從經驗中學習。就如動物一樣，要生存必須跟著水源走，每當有任何的季節氣候改變，野生動物都會大遷徙。做人亦一樣，那裏有機遇便應前往嘗試。現在內地雖然有很多優秀的人才，但內地較香港尚為封閉，消息傳播不如香港，因此我們尚有一定的優勢。總而言之，你們必須靠自己，也只能靠自己，才有成功的一天。希望九工的師弟們能比師兄們更成功吧！」



與記者向禮樂合攝

後記

在長達兩小時的會面中，友善又直言不諱的向雪懷先生把三十年前的九工以另一個角度向筆者展示，他亦不忘把自己的經驗及所見所聞與師弟們分享，其中一個故事令筆者深思良久：很久以前，有一名九工男生因聯校活動認識了一個叫阿雪的女生，二人開始交往，但最後卻結不成果。男生為紀念他對女生的懷念，給自己改了一個名字一向雪懷。